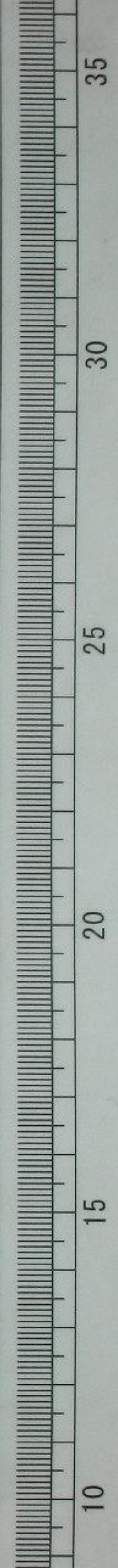




貳

土岐文庫
文庫17
WIII
3



文庫 17
WIII
3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中

吳江朱鶴齡長孺元本

江都程夢星午橋刪補

南朝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

只得徐妃半面粧

補劉禹錫詩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星按郝天挺鼓吹注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金陵補丹陽記秦始皇理金王維寶以厭天子氣於名金陵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江淹詩瑤光正神縣南史徐妃諱昭佩無容質不見禮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星按唐人詠南朝者甚眾大都慨歎其興亡耳李山甫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二語最為有識衆論推之而義山更出其上意以為六代君臣偏安江



010185188618

左曾無混一之志坐視神州陸沈其與其亡蓋皆不足道矣愚謂此詩真可空前絕後今人徒賞義山豔麗而不知其識見之高豈可輕學步哉

題漢祖廟

乘運應須宅八荒男兒安在戀池隍君王自起新豐後

項羽何曾在故鄉

補全珪詩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補甘泉賦八荒協令萬國諧漢書京兆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棊鄉邑高祖徙豐沛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項羽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足按宋長孺補注以為考之地志沛郡有漢高祖廟疑此詩為義山居廬弘正蓋府時作此論亦無所不可但于漢高祖廟失考矣沛為高祖故鄉固然有廟豈知西漢制度在在多有乎漢書韋玄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尊武帝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然則漢高祖廟不知凡幾可獨指為沛郡耶其甚誤也

又按此詩言漢高有帝王大度以天下為一家諸郡國皆立廟祀何止豐沛當時因太公懷鄉為起新豐亦遊戲耳遂移故鄉就我彼項羽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真匹夫之見矣試看漢起新豐之後無論尺上一民皆非項有即殘骸餘魄亦豈得依戀於彭城下相聞乎

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

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

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南部新書冬郎韓偓小字父瞻字畏之義山同年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

雛鳳清於老鳳聲

張正見詩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薛道衡詩集鳳桐花散

劍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為憑何遜休聯句

瘦盡東陽姓沈人原注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能已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

補楊炯百泉縣令李君碑陵劍棧以長驅

星按次首用劍門棧道
字則寄自梓州幕府

評事翁寄賜錫粥走筆為答

粥香錫白杏花天
省對流鶯坐綺筵
今日寄來春已老
鳳樓迢遞憶鞦韆

玉燭寶典寒食節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錫沃之孫楚祭子推又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補荆楚歲時記寒食禁火三日造錫大麥粥補百居易詩難離錫粥屢開筵

星按詳味詩意殆是初尉引農繫心京國之語

東阿王魏志明帝太和二年植還雍邱三年徙封東阿

國事分明屬灌均
西陵魂斷夜來人
君王不得為天子
半為當時賦洛神

鄴中故事魏武帝遺命諸子曰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疑婦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脯上酒脯帳構之屬每月朔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樂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由魏志植賦以才兒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異太祖孤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厲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

星按此詩必非無為而作稽之時事又與當世之諸王無關以意逆之仍自喻耳已善屬詞陳思王亦善屬詞已好為無題之詩陳思王亦曾為洛神之賦故借端以寫本懷唐人如元微之白香山嘗為豔冶之語杜牧之尚且病其淫哇以為恨在下位不能治之以法然則義山之近於淫哇者殆有甚焉當世豈無謗之者耶考唐末李涪著刊謬一嗜中有穉怪一篇專譏義山以為無一言經國無纖意與善即此觀之必多詬詈官之不進當由於此故以陳思之受譏于灌均猶己之被譏于時流陳思之不能為嗣或由于洛神一賦猶己之不得服官或根于無題諸詩乃此篇之微旨也與前詩不為君王殺灌均同也或曰以洛神為此者自喻其娶王茂元之女以見惡於黨人其說亦有思致

聖女祠

松篁臺殿蕙香幃英華作花開
龍護瑤窗鳳掩扉
無質易迷三

里霧不寒長著五一作六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應無

劉武威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

謝承後漢書張楷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博異志貞觀中岑文本於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文本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出門忽不見惟得古鏡一枚酉陽雜俎長白山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羅什被徵夜過此忽見朱門粉壁一青衣出遇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青衣引前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叙溫涼什下昧離出上馬行
歐十步回頭乃一大家
星披此亦為女道士作道院清華居然仙窟故云松篁臺殿蕙香悖龍護瑤窗鳳
掩扉也有此深宮如雲烟霧道家粧束偏稱輕盈故云無質易迷三星霧不寒長
著五銖衣也然而去來無定有類幽期戢影藏形終無仙術故云人間定有崔羅
什天上應無劉武威也結句問其釵頭雙燕墮落之由珠館九天難歸之故蓋曲
終奏雅正言
以語之也

獨居有懷

麝重愁風逼羅疎畏月侵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沈數
急芙蓉帶頰抽翡翠簪柔情終不遠遙妬已先深浦冷
鴛鴦去園空蛺蝶尋蠟花長遞淚箏柱鎮移心覓使嵩
雲暮迴頭灞岸陰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梁元帝烏棲曲芙蓉為帶石榴裙梁費昶詩日照紫黃領風搖翡翠簪傅玄箏賦
序法柱十二擬十二月梁王臺卿詠等語促調移輕柱顧野王箏賦既留心於別
鶴亦含情於採蓮漢武內傳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錦衣使者
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覺即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舍朕去矣王粲
詩雨登灞陵岸
回首望長安
星按義山之憂讒畏謫始於去令孤而就王茂元河陽之辟此詩正其時也起四
句言謫讒侵逼可畏可愁魂氣迷離若沈若斷中四句言去此就彼亦苦煩煩豈
無藉情何期遭妬如下四句承上文柔情終不遠意言此身雖去夢寐猶尋有淚誰
知中心自矢末四句承遙妬已先深意言嵩雲無使灞岸生陰涼院獨居有懷寒
露篇中情字始字是眼嵩雲字灞岸
字是証確為河陽憶長安作無疑

過景陵

武皇精魄久仙昇，帳殿淒涼烟霧凝。俱是蒼生留不得，

鼎湖何異魏西陵。

庾肩吾詩：迴川入帳殿。唐六典：凡大駕行幸，設三部帳幕，帳皆烏檀為表，朱絞為覆。漢書：黃帝鑄鼎荆山之下，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騎龍上天。後世名其地曰鼎湖。

臨發崇讓宅紫薇

宣室志：崇讓里在東都西，俗叢語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

一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不先搖落應為有，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綿相憶隔章臺。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

補謝朓觀雨詩：散漫似輕埃。應劭漢官儀：二工石綬青地桃花縹。三采張正見詩：竹葉當壚滿桃花，帶綬輕舌樂府。桃生露井。一陳祖孫登詠柳詩：飛綿亂上空。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

星按：會昌三年九月，王茂元卒，義山入京師。此題之所以為臨發崇讓宅也。時紫微盛開，當是四年秋始發起。二句是懷人言。首曰花時茂元固在，濃姿如故，今乃獨看矣。三四是咏花言。秋將搖落，幸不先凋，已欲別離，花開無益矣。五六是敘事言。幕府相依，空垂桃綬，謝庭道韞難咏，柳綿矣。末二句是自比言。自此一去榮謝，相同上苑移根，亦所不願矣。蓋茂元未卒之先，黨人業已惡之，今縱入京師，逆知其不得意也。篇中應為有三字，恐有一誤。戊籤作應有待，亦非。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當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壓春期。江魚朔雁長相憶，

秦樹嵩雲自不知。下苑經過勞想像，東門送英華作追餞又差

池灞陵柳色無離恨，莫枉一作把長條贈所思。

晉郗詵傳：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漢書注：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寰宇記本屬下杜，故云下苑。水經注：長安城東出北頭一門。

曰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三輔黃圖文帝灞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灞橋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野菊

宋長孺云此詩又見孫逖集題作咏樓前海石榴星按格調既非盛唐而語氣又不切海石榴孫集誤收也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
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

紫雲

一作微

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

齊民要術竹之醜者有四曰青苦白苦紫苦黃苦補世說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

星按此詩與九日詞旨皆同但較渾耳中間已悲節物忍委芳心二語即離騷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意蓋日月逝矣能無慨然五六二語與九日樽前有再思正同七八二語與不學漢臣悲首藉正同故知此詩為一事野菊命題即君之在野之歎也

板橋曉別

星按唐人有記板橋三娘子事曰香山詩亦有云梁苑年前舊板橋近日三新城司寇龍蜀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經重過十五餘聞云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五里

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

一夜芙蓉紅淚多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明日皆潔齋候於水旁果乘赤鯉來留月餘復入水去拾遺記薛靈芸別父母以玉唾壺承淚皆為紅色

星按此詩與香山詩合看板橋當是唐時冶遊之地香山詩雖淡蕩其實情語也義山曉別尤見情致

過伊僕射舊宅

唐書伊慎兖州人善騎射大歷間以軍功封南苑郡王歷官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

元和六年卒贈太子太保

朱郎方酬力戰功華筵俄歎逝波窮迴廊簷斷燕飛去

小閣

一作閣

塵凝人語空幽泐

英華作砌

欲乾殘菊露餘香猶入

敗荷風何能更涉瀧

閩江切

江上獨立寒流

英華作沙

弔楚宮

玉海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朱邸亦有朱戶也謝朓離隋王晟朱邸方開
効蓬心於秋實水經注灑水又南出峽謂之灑口又南逕曲江縣東一統志在韶
州府樂昌縣

星按唐書本傳伊慎初為路嗣恭先鋒討哥舒晃下韶州斬晃於泔溪授連州長
史自後破梁崇義於襄漢破李希烈於黃梅斬州擒劉戒虛於應山敗吳少誠於
義陽積功封南兗郡王累官拜安黃節度蓋慎之功業初在嶺南既在湖襄也元
和間拜尚書右僕射國家之高爵厚祿酬德報功亦可謂至矣無如其晚節賄賂
宦官復求為河中帥貶降以卒惡諡壯繆則僕射不得以功名終矣故義山因過
其舊宅而弔之詩語顯然無可解釋惟末二句用其平生本事龍江嶺南道楚宮
湖襄地時人失考往往疑之朱長孺謂為義山自桂林奉使江陵故有此二語殊
為失之伊慎鄉里則在兗州終於右衛上將軍則在京師義山所過之舊宅不在
京則在兗安得指義山辟幕所過之桂林江陵而臆度其有宅耶

關門柳

永定河邊一行柳依依長發故年春東來西去人情薄
不為清陰減路塵

星按此詩物感歎跋涉者也

酬別令狐

莫華有補闕令狐絢傳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

惜別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詩錦
段知無報青萍肯見疑人一作吾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警

露鶴辭侶吸風蟬抱枝彈冠如不問又到掃門時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補陳林與臨淄王箋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理推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則高鳴相警溫嬌蟬賦饑喻晨風渴飲清露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史記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早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見之參拜為內史星按此已與令狐絢有隙而猶未顯絕之時也中間錦段知無報青萍肯見疑二語朱長孺以為已離無報令狐絢必無按劍之疑也得其辭矣蓋一語彈冠如不問又到掃門時乃露復啟陳情之端緒也

銀河吹笙

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
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
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補畢曜玉清歌珠為裙玉為纓臨春風吹玉笙列仙傳王子
晉善吹笙七月七日乘白鶴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星按此亦為女冠而作銀河為織女聚會之期吹笙為子晉得仙之事故以絳河
吹笙命題起句揣其情也次句思其地也三四承起句敘其張望之事也五六承
次句敘其寒冷之景也七八謂其入道不如適人浪作
緱山駕鶴之想何似湘靈之為虞妃秦樓之嫁蕭史耶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宋長孺云許渾集有李
定言殿院銜命歸闕拜

員外郎俄
遷右史詩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賢
對泣春天一作類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一作

江樓莫驚一作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

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言其不出妻家如人身之有贅疣也左傳
晉侯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曰鄭人所獻楚囚也王導傳何至作楚囚相對
泣耶漢律歷志秦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注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
之宋注按秦本紀二世葬始皇驪山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故云埋香骨
星按前有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一首皆由校書郎出補弘農尉時所作深
感其不得立朝也上六語義語自明結二語不甚可解如長孺說則似借宮人之
埋沒以况已之沉滯也存之再考第四句
香字與結句相犯不若風前對花下尤工

彭城當作

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文集二

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舊唐書令
狐楚傳元

和十四年楚拜同平章事太和中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
國公開成元年四月出為興元尹充山南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
卒於鎮新書杜勝宰相黃裳之子寶歷初擢進士第宣宗大中朝
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天平節度使太平御覽唐書云大中十二年
中書舍人李潘知舉博學宏詞科星按宰相世系表李潘山南東
道節度使李承之子也舊唐書崔戎充海沂密都團練觀察使太和

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世系表戎封安平縣公本集有為
安平公充州奏杜勝李藩等充判官狀星按文集作誤

梁山充水約從公兩地參差一日空謝野庾村相吊後
自今岐路各西東

聞歌

斂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銅臺罷望歸何處
玉輦忘還事幾多青冢路邊南雁盡細腰宮裏北人過
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炷斜上燈光奈爾何

朱注高雲不動用秦青響過行雲事拾遺記穆王御黃金碧玉之輦躡鼓適於四海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與穆王歡歌歸州圍經胡地多白草昭君冢獨青鄉人思之為立廟香溪一統志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杜牧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說文炷燭燼也世說桓子野聞清歌輒喚奈何星按秦青之歌令人泣下故凡聞歌聲而賦詩寫悲者常情也此詩言悲則同當是有唐中葉以後屢遭吐蕃回紇藩鎮之亂而宮伎多流落在人間者

句用銅臺則魏武身後之事也四句用玉輦則周穆在外之事也五句用青冢路則言其遠入沙漠也六句用細腰宮則言其近流楚荆也結句言所以一聞此聲撫今思昔不堪腸斷欲喚奈何矣考唐德宗嘗命陸贄草詔使渾瑊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其事可証當時宮人流落為詩人所感歎者如杜牧之杜秋娘詩蓋不知凡幾也其堪悲痛豈特杜子美之遇樂工李龜年而已哉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壇華陽之天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所居南史陶弘景傳句容句曲山名曰金

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謝英華蓋珠人但驚茅許同仙

籍英華不道英華劉盧是世親玉檢賜書迷鳳篆英華金華

歸駕冷龍鱗不因杖屨逢周史徐甲向曾有此身

道源注黃庭內景經太上大道玉宸君閒居蓋珠作七言秘要經仙宮中有寥陽之殿蓋珠之闕李白詩傳詩蓋珠宮洞仙傳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集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童童並從王母降於盈

室天皇大帝命五帝君賜以紫玉之板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岳上卿司
命真君太元真人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盈之弟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
等四部寶經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升天而去十二
真君傳許遜字敬之祖琰父肅世慕至道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太康二年
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拔宅上升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遜之族
子後俱得道晉書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志求仙道立精舍於餘杭縣雷山往
來茅山洞室父母既終乃遣歸孫氏還家徧遊名山朱注劉盧劉琨盧諶也文選
琨答湛詩郁穆善恩嫵婉新婚善曰滅榮緒晉書琨妻即湛之從母諶贈琨詩中
以婚姻著以累世尚曰婚姻謂讓妹嫁琨弟漢書注封禪有金泥玉檢謂以玉為
檢束也太平御覽三元玉檢經三玄臺玉檢紫文九天真書在其內真誥二侍女
持錦囊盛書十許卷以白玉檢檢囊口古今篆隸文體鳳篆白帝朱宣氏有鳳
鳥之瑞文字取以為象雲笈七籤龍章鳳篆之文靈跡符書之字神仙傳皇初平
丹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兄初
起尋索不得復見一道士求得之問羊何在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但見白石初
平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初起更棄妻子就初平學修功德二十七年忽
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下庭中顧謂友曰此迎我也道士即鄧紫陽雲笈七籤六
玄宮主會元真帝君子靈臺觀龍車鶴騎仙仗森列金華玉女浮遊至于帝前為
帝陳金丹之道語訖金華復位衆真冉冉而隱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
國苦縣賴鄉人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又徐甲御老子青牛出
關西昇中路乞願直求去老子曰汝年不長吾以長生符與汝吞之汝能至此汝

欲云即甲不悟必欲求去老子以水與之便成白骨一具眾
為甲哀求老子復以水與之甲復形如故遂隨老子仙去
星按朱長孺補注云後有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詩此真人乃女道士愚見未然
題有兼寄清都劉先生豈亦女道士乎况詩結句以周史比劉先生以徐甲自比
至謂因劉而有此身則義山好道或從事於熊仰鳥經却病延年之術故于劉先
生有此語而宋真人自其倫也考之義山文集有云志在玄門是為明証若以為
女道士而詩又兼寄與劉則朋比狎邪不顧行檢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乃爾耶
後寄宋華陽姊妹者當是另一情事不可拘牽玩兩詩語氣彼則情致此乃道心
也

楚宮二首

十二峯前落照微高唐一作宮暗坐迷歸朝雲暮雨長相

接猶自君王恨見稀

天中記巫山十二峯曰望霞曰翠屏曰朝雲曰松巒曰集
仙曰聚鶴曰淨壇曰上昇曰起雲曰飛鳳曰登龍曰聖泉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佩響知腰細

更辨絃聲覺指纖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
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宋玉賦東家之子登牆窺臣樂府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道源注後漢書桓帝時童謡曰以錢為室金為堂陳叔源曰東家王為盧莫愁跡也金堂疑指盧家

星按此皆紅豆相思之曲也前一首悵望其不得頻見後一首籌計其終必相見文人薄倖不必有其事不妨有其詞

和友人戲贈二首

英華作和令 狐八戲題

東望花樓會英華作事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仙人掌冷三露
露玉女窗虛五夜風翠袖自隨回雪轉燭房尋類外庭
空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

道源注開元遺事長安郭紹蘭嫁任宗宗為商於湘中數年音問不達紹蘭語梁問雙燕欲憑寄書於塔燕子飛鳴似有所諾遂飛泊上蘭乃吟詩曰我塔去重

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任宗得書感泣而歸張說傳其事又三霄神霄玉霄太霄也衛宏漢舊儀省中黃門持五夜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杜甫詩天寒翠袖薄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補張衡觀舞賦裾似飛鸞袖如回雪謝莊月賦去燭房即月殿宋長孺云金魚金鑰也梁簡文帝詩夕門拚金鑰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瞋目守夜之義

迢遞青門有幾關柳梢樓角見南山明珠可貫須為佩
白璧堪裁且作環子夜休一作欲歌團扇拚新正未破剪刀

閒猿啼鶴怨英華作望終年事未抵熏爐英華作爐香一夕間

補晉書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婢有情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補張正見兩雪曲團扇掩齊統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帖屏風上亦戴之頭髻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星按新正未破者新正未動剪刀也今都下尚有此風正月望後逢破日動裁剪他處亦多擇日始動剪刀星按二詩必義山在長安而友人有幽會于關外者故前首起句曰東望花樓西來燕信也仙人四句言已在長安寂寞之狀插翠袖句言雖有回雪之舞與我總無與也結句則囑彼長相歡會也次首義亦與前首同俱說自己玩須為且作字義甚妙言雖有此物無由持贈也子夜二句與前翠袖句同意結言唯有啼怨而

已不如汝之
共對熏爐也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窗不識繞街塵
峽中尋覓長逢雨
月裏依稀更有火虛為錯刀留遠客
枉緣書札損文鱗
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

漢書王莽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搜神後記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後其婦與奴私通遂謀殺然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百居易詩烏龍卧不驚青鳥飛相逐補杜甫詩當軒下馬入錦茵星按此乃緊接前二首之情事首二句言友人所居之幽邃也三四二句言其所遇之人如神女姮娥也五句言已不得預此盛會六句言空以書札與聞於我也七八二句始贈任言任在斜陽小閣之中亦當有烏龍錦茵之美也

有感二首

原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唐書文宗以宦者權寵太盛繼為禍胎元和末絀逆之徒尚在

除本根以雪讐恥李訓既因鄭注得幸上密以誠告之擢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以注為鳳翔節度使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太原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傑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班定金吾衛使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開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舞蹈再拜宰相百官稱賀李訓請上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上曰韓約妄耶命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內臣往視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士良等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閣者欲扁鎖之為士良所叱關不得上士良等回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輿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眾愚舉輿急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兵已登殿京兆尹羅立言中丞李孝本率臺府從人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呼益急宦者郝志榮奮拳擊其胸訓仆地乘輿既入門即闔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東閣門遇人即殺訓璠行餘約立言孝本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連等皆族誅注為鳳翔監軍所殺傳首京師

九服歸元化三靈叶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釐誅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補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五百里曰藩服補晉書文帝紀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希至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補元結補樂歌元化油油分孰知其然與引答三靈之繁祉注天地人也補王融上北伐圖疏云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補隋書音樂志圖邱歌睿圖作極後漢表紹傳中常侍段珪等殺何進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悉赴水死漢書劉屈氂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為左丞相郭穰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詔載屈氂厨車以狗腰斬東市魏志嘉平六年景王廢帝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后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千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梁武本紀大通中諺曰榮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左傳

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又鄭國多盜聚人于萑苻之澤子太叔與兵攻之漢書王商容貌過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真漢相矣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衍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異志恐將為天下患遣使收之會勅已去魏文帝與吳質書親故姓名多為鬼籙唐書至德元載號西京曰上都補堪慟哭用賈誼治安策中語補後漢書何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袁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引兵向京城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反道天人所順而反安釋利器更徵外助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如前

丹陛猶敷奏彤庭歛戰爭臨危對盧植原注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始悔

用麗萌御仗收前殿一作隊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

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

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

英

補王維詩珥筆趨丹陛補書敷奏以言補西都賦玄墀鉅砌玉階彤庭後漢書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乃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因止之進

不從及卓至果凌虐朝廷議欲廢立羣臣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舊唐書訓亂之夜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令狐楚宿禁中商量制勅後漢書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使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疑遂反帝大怒自將討之與諸將書曰吾嘗以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補左傳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魏志太祖除洛陽尉造五色棒各十餘枚懸左右犯禁者不避豪強棒殺之京師斂跡補易七日來復疏十一月一陽生補禮記刑人不在君側補詩大雅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樂緯黃帝樂曰咸池帝學樂曰六英補孔德經詩盛烈光韶濩易俗邁咸英道源注舊書開成元年上元賜百寮曲江亭宴令狐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冥獨稱疾不赴時論美之

錢夕公箋甘露之變從古所未有也閹豎橫行南司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姦邪反若假手宦寺殲除大慙者一時如鄭覃李石以不忤中人而命相矣李德裕李宗閔以訓注所逐而量移矣令狐楚號為仇士良所不悅而上問王涯手書反狀則應曰然矣節度使兵仗參辭則乞停罷矣汲汲然惟恐得罪宦官以取禍後世不咎文宗之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燥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完論之者可異也自古以來宦官盜竊國柄莫橫於漢之十常侍故何進等謀誅之不勝反為所殺然進之謀進始之非命於靈帝也訓內與文宗謀而外連藩鎮以誅宮奴謂之奉天討可也詭言甘露衷甲惟懼謂之謀勇可也事已敗裂猶攀呼乘輿投身虎口謂之死事可也迨奄人得志身分族滅此時文宗稍欲救之則有閻樂望夷之禍天道至此不可問矣何獨區區罪訓也使非平日傾險君子與之

不成之責何乃甚乎其時設國有重臣不畏強禦倡言訓等之無辜豈可謂凶猶未必勿加其頸也乃籍口不言而請王涯三相罪名僅僅出于劉從諫亦可耻矣義山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眼銜冤目寧吞欲絕聲其感憤激烈有不同于衆論者予故表而出之星按錢箋洵為論史卓識得此詩之旨矣然詩中用事不無可議李訓固非君子然謀誅宦官則是詩中直指為東漢反畔之龐萌令狐楚固非小人然應詔王涯則非詩中乃諛為抗爭董卓之盧植得毋亦有不公乎知人論世蓋有所不得已者義山當文宗時亦定哀之間多微詞也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實融表已來盟右

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一作曾失水更無鷹隼與

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唐統文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張湜雲谷雜記按表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于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于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東京賦牙旗續紛薛綜曰牙旗者將軍之旗古者天子出建

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南部新書詩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象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馮牙軍中聽號令必立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通呼公府門為牙門字訛轉為衙後漢書竇融為眾所推行河西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授融為涼州牧晉書蘇峻作逆温嶠要陶侃同赴朝廷因推為盟主侃戎服登舟直指石頭道源注天官書兩河天關間為關梁索隱曰宋均云兩河六星知逆邪言關梁之限知邪偽也正義曰關邱二星在河南金火守之主兵戰關下潘暉曰天星會通云天街北有天關主邊防關塞星關當指此種晉書劉隗傳敦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列

錢夕公箋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游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師戒嚴涇原節度使王茂元蕭引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怒憤帝懼偽不語宦人得肆志殺戮則蛟龍而失水矣曰豈有者諱之也涯等既死舉朝皆息諸藩鎮亦皆觀望不前誰為高秋之鷹隼快意于一擊乎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於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之者益深悲夫潘暉箋時王茂元節度涇原領邊鎮義山深望其清君側之惡故曰早晚星關雪涕收也星按王茂元雖與蕭引勒兵僅可以備非常若責以清君側之姦難矣即劉從諫屢請王涯罪名亦不過三上奏疏未敢遽與晉陽之甲何乃于茂元望之深耶歷

觀前史以清君側起兵者東漢之董卓東晉之蘇峻王敦挾震主之威冒不義之名皆國賊耳豈社稷臣耶義山之意蓋深有慨于文宗受制家奴之語而姑為此將在外不受君命之論以寄其憤忿也考是時文宗太和九年茂元在涇原義山猶為充海觀察使崔戎掌書記然是時已受茂元之知其祭茂元文云往在涇州始受殊遇其明証也殆為此事外之論以慨知已之不得行其志矣

壽安公主出降

舊唐書開成二年六月丁酉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為駙馬都尉尚壽安公主新書鎮冀自

李惟岳以來拒天子命至王庭湊恣凶悖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庭湊死其次子元逵襲節度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之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干盤食良馬主粧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

瀉水聞貞

一作真

媛常山索銳師昔憂迷帝力今分送王姬

事等和強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此禮恐無時

書釐降二女于瀉水補傳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瀉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疏瀉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唐書鎮州常山郡屬河北道本恒州恒山郡成德節度使治恒州補史記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補漢書張耳陳餘傳子敖嗣立高祖過趙趙王禮甚卑

高祖甚慢之趙相買高怒曰請為王殺之敖曰君何言之誤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補詩國風曷不肅雖王姬之車補詩大雅本支百世補禮記四郊多壘注數見侵伐則多壘

星按壽安公主下嫁王元逵始末舊唐書僅略載其歲月新書則詳敘其事情雖以為元逵貢獻如職非復如其父之凶悖不臣然其時之出降畢竟畏藩鎮而以婚姻結之故義山作詩正論之蓋咎其既往且憂其方來也

夕陽樓

原注在滎陽今遂寧蕭侍郎牧滎陽曰作宋長孺云按蕭侍郎蕭澣也舊唐書太和七年三月以給事中蕭澣為鄭

州刺史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

星按大和七年三月貶給事中蕭澣為鄭州刺史九年六月復以刑部侍郎貶遂州刺史十月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義山祭茂元文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此詩當是自崔充海幕至涇原道中所作蕭澣坐宗閔德裕之黨由刺史為侍郎復由侍郎為刺史乃危疑無定之時原注云今侍郎詩作於貶遂州之前故有身世悠悠

悠之句耳

春雨

悵卧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晚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風俗通耳珠曰璫張正見詩誰論白玉璫宋長孺云玉璫緘札猶今所云有緘補鮑照舞鶴賦掩雲羅而見羈

星按此亦應辟無聊望人汲引之作蓋將入藩幕未出長安之時也前四句言在長安之景後四句言就辟聘之情起句言章服無分次句言朝籍不通三句望先達如在天半四句歎一身如入迷途五句正言其將有遠役六句猶冀其戀戀故人七句傷其陳情不省八句感其惟入網羅已耳

中元作

絳節飄瓊宮

一作

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羊權須

一作

得金

條脫溫嶠終虛玉鏡臺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
花開有娥未抵瀛洲遠青雀如何鳩鳥媒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絳節陳竿滿堂繁會杜甫詩上帝高居絳節朝道經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眾普詣宮中真誥粵綠華以晉升平二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權字道學簡文帝黃門郎羊欣祖也綠華贈以詩一篇并致火澣布手中一條金玉條脫各一枚世說溫嶠從姑劉氏女美託嶠覓婿嶠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少日嶠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嶠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離騷望瑤臺之偃蹇今見有娥之佚女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層臺飲食必以鼓離騷吾令鳩為媒分鳩告予以不好注鳩惡鳥也

星按此中元悼亡之作自道經有七月十五日地官校勾善惡之說世俗之懺悔生前求利冥福者往往而然即如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此當時薦亡之証也義山此時因而傷逝起二句言舉國皆作中元已亦朝拜上清而回三句言茂元之女已亡空如萼綠華之別羊權惟遺金條脫矣四句言喪偶之傷無已不似溫嶠之聘劉氏豈納玉鏡臺耶五句言其致感於孤栖六句言其無心於窈窕七八用離騷語意以見真

其難還不復還焉之為蹇修矣

鴛鴦

雌去雄飛萬里天雲羅澗眼淚潸然不須長結風波願
鎖向金籠始兩全

星按此失偶後復出之作蓋道悔其平生之不恒處也

楚宮

星按詩語與楚宮無涉別本一作楚厲當從之

湘波如淚色漻漻楚厲一作禰迷魂逐恨遙楓樹夜猿愁

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困腥臊豈
易招但使故鄉三戶在綵絲誰惜懼長蛟

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東北過鄧縣西又北至巴江山入于江說文漻漻深也莊子漻乎其清補道德指歸論倦倦漻漻如冰釋星按厲鬼無後也左

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宋注但引秦厲古帝王無後者不合招魂湛湛江水兮止
有楓自極千里兮傷春心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項羽傳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補又項羽使蒲將軍夜引兵度三戶張晏注三戶地名在梁
淇西南羣昭注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
人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云閻
大夫謂回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
葉塞其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其
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遺風也
星按楚宮一作楚厲蓋謂宋申錫竄死開州而作也當時文宗惡宦官強盛若不
能制嘗密與申錫言之以其沈厚忠謹拜同平章事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
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於是宦官王守澄與其黨人鄭注陰為之備令神策
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上弟漳王申錫坐貶開州司馬後竟卒於貶所從
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按唐地理志開州屬山南道固楚地也冤死者
數十百人是為厲也申錫之貶在太和五年其死在七年史雖稱有詔歸葬當時
必為宦官所抑有如史稱生殺除扣皆決于中尉止不預知者故詩中有空歸腐
敗猶難復更因醒醉豈易招之語也史稱申錫失其所入結語有故鄉字豈楚
人耶楚之為地甚廣其鄉里當去開州為近耳或有謂此詩為王涯等作以為仇
士良棄涯等骸骨於渭水故以屈子沈湘比之是大不然王涯賈鍊舒元輿三相
死甘露之變事在京師無與于楚何由而指為楚厲耶況王涯之死史稱百姓觀
者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其不得人心甚矣義山又與之略無分何為而哀事

之耶若宋申錫天下以為
冤者則為詩傷之宜矣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

疊嶂千重叫恨猿長江萬里洗離魂武昌若有山頭石

為拂蒼苔檢淚痕

劉義慶幽明錄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俗傳云古有
貞婦其夫從役遠征餞送此山立望夫而死化為石因以名山
星按唐詩多有有望夫石者劉賓客則反用之其悼妓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
形像淚痕深此特正用然能曲盡其形容窮極其要渺較杜牧之湘竹簾詩何忍
將身卧淚痕同一深情而此則
更幻通此三者可悟用事之法

宿晉昌亭聞鶯禽

長安圖經自京城故夏門北入東街第二
坊曰進昌坊進亦作晉來沈傳姚令言述

沈于晉
昌里第

羈緒鯨鯨夜景侵高窗不掩見鶯禽飛英華來曲渚烟方

合過盡南塘樹更深胡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雜橋村
砧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

釋名愁悵不能寐目常鰥鰥然漢書衛青西定河南地按榆溪舊塞注長榆塞名或謂之榆中補韓安國傳累石為城樹榆為塞補駱賓王詩邊烽驚榆塞水經注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對橘洲又龍陽有泛洲李衡植橘處補劉禹錫詩星懸橘柚村星按此去國懷鄉之作也起曰羈緒鰥鰥結曰遠隔天涯其語甚明五六胡馬楚猿二句從驚禽推廣言之蓋夜靜無聊心思百出偶因切近憶及遐方北則胡馬悲嘶怒起征夫之笛南則楚猿哀嘯傷連思婦之砧故七句繫以失羣羣馬掛木承後而八句即點出遠隔天涯以為有此心者固不獨驚禽也禽之羈緒如此其為鰥鰥不寐者更何如耶

深宮

金殿銷香

鼓吹作香銷

閉綺櫳

一作

玉壺傳點

一作

咽銅龍狂飈不

有聲

一作

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

景陽宮

裏及時鐘豈知為雨為雲處

一作

只有高唐十二峰

殷夔刻漏法為器三重圓皆徑尺于器下為金龍口吐漏水轉注補徐彥伯詩假寐守銅龍南史齊武帝以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間聲早起粧飾李賀詩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星按朱長孺以為宮怨淺之乎論詩也蓋從柳仲郢東川幕府故有高唐雲雨之句即所經歷映中以為言也起二句亦追憶夫在朝得志如綢輩者三四一聯上謂當時排擠之黨人下謂目前辟聘之知己五六一聯上寫經歷之風景可傷下寫朝士之通籍可羨結聯以為士之就聘如女子之適人若使朝士有推挽者則軟紅香土中未必不可以供驅策豈知其沈淪東川耶詩顯而明風人比體也若如朱說徒為郭郭之詞絕無寄託之旨不作可也

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

貞吝嫌茲世會心馳本原人非四禪縛地絕一塵喧霜
露歆高木星河壓一作故園斯遊儻為勝九折幸迴軒

補陸機文援貞吝以慕悔雖在我而不減補世說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白會心處不必在遠補莊子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大寶積經菩薩至於空處修習

四禪阿毘曇經自初禪至四禪立為四地沈約詩四禪隱岳曲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崃九折坂歎曰奈何以先人遺體乘此險乎遂以病歸補顏真卿石樽聯包山公此迴軒

星按東川罷幕將歸鄭州故有此作星河故園謂鄭州也九折迴軒切蜀道也

寄裴衡

別地蕭條極如何更獨來秋應為黃葉雨不厭青苔沈約只能瘦潘仁豈是才離情堪底寄惟有冷於灰

沈約與徐勉書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晉書潘岳少以才穎見稱

即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天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飛赤嶺久無耗鴻門猶合圍幾家綠錦字含淚坐駕機

唐書鄭州鄆城縣有天威軍故石堡城天寶八載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漢書志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項羽屯兵處補侍兒小名錄前秦安南將軍寶滔有寵姬趙陽臺置之別所妻蘇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璇璣圖遺蒼頭齋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具車從迎蘇氏補杜甫詩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星按赤嶺久無耗鴻門猶合圍謂回鶻與劉稹兩事也武宗會昌二年回鶻擁赤心部逼漁陽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嗣子劉稹自稱留後詔討之時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奉詔討義山居其幕下故言及之回鶻之事速故曰久無耗劉稹昭義之事近故曰猶合圍也是時已妻茂元之女大都不在河陽故目擊時艱因思家室前四語道盡客居之傷神結二語遙度閨中之情致詩旨固豁如也

淮陽路唐書陳州淮陽郡屬河南道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年嘗聚盜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始平

補杜弼為東魏檄梁文犯違軍紀仍自猜貳朱長孺云按地志陳州與蔡州接壤吳少誠據蔡傳至元濟歷德順憲三朝始討平之

星按長孺之論得其事實矣然未暢其旨也詩意乃經過平定之後追思變亂之前徵藩鎮跋扈之弊著德宗猜忌之愆也前四句寫景後四句序事昔年當聚盜者李希烈自討平梁崇義遂竊據謀叛密與朱滔等交通以至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當時自號為四王而顏魯公斥之為四凶者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及希烈為其將陳仙奇毒死而吳少誠又殺仙奇以起繕兵完城復拒朝命再傳至吳少陽吳元濟此所以為聚盜也此日頗分兵者淮西既平李師道始請納質割地既而反覆上怒討之及師道死上令勣於陵分李師道地計其士馬多寡分為三道又因藩鎮所以拒命由諸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遂得自作威福於是詔諸道節度使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此所以為分兵也猜貳誰先致者謂德宗猜忌人情不安陸贄嘗屢諫之當時之反側有歸順而復叛去者實由德宗致之此所以為先致也三朝事始平者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少陽元濟自德宗而順宗自順宗而憲宗始為裴度李愬平之蓋慨其為日已久為力不細欲使後來知所鑒也

崇讓宅東亭醉後泐然有作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
 新秋仍酒困一作困幽興暫江鄉
 搖落真何遽交親或未忘
 一帆彭蠡月數雁塞門霜俗

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
 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
 萬古山空碧無人鬢免黃
 驂騮憂老大鷓鴣妬芬芳
 密竹沈虛籟孤蓮泊晚香
 如何此幽勝淹卧劇清漳

說文鷓鴣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楚詞怨鷓鴣之先鳴今使眾草為之不芳采長孺云按韋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故此有密竹之句又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詩風過寒塘萬竹悲
 星按此篇亦王茂元卒後義山重過其宅也詩中搖落真何遽交親或未忘乃自謂下有一帆彭蠡月似將從鄭亞南行之時數雁塞門霜似回憶太原家居之地下云俗態雖多累承家事而言仙標發近狂承從事而言以下自聲名佳句在鷓鴣妬妬芬芳乃慨已之所從如王如鄭皆令狐氏所不喜自密竹至末則就現在東亭之景事以為結也

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併

添高閣迴微注小窗明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星按此為歷所從事者多見憎忌於時而已亦為所累久而自明適有天幸故於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一聯微露其旨結言越鳥歸巢疑在桂管將入京師時也

迎寄韓魯州 瞻 同年

積雨晚騷騷相思正鬱陶不知人萬里時有燕雙高寇

盜纏三輔莓苔滑百牢原注時興元賊起三川兵出 聖朝推衛霍一作索 歸日

動仙曹

補劉向九歎聊假日以須臾令何騷騷而自放補書鬱陶乎予心補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今補漢書百官表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宋長孺云按興元為山南西道治所通鑑大中五年十月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果州刺史王贊弘討平之胡三省注東西川及山南西道謂之三川圖經百牢關故基在今興元西縣山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水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寰宇記在漢中郡西縣西南隋開皇中置以入蜀路險號曰百牢關一云置在百牢谷百

帖諸曹郎稱為仙郎故曰仙曹

星按第七句衛霍一作索朱長孺引晉書衛瓘索靖為注愚意未安仍從正文衛霍為是蓋承上文用兵言將帥也衛索並稱乃以書名引用何關耶然衛霍非指韓瞻大抵瞻時頒詔命令將出師將如王贊弘之流克捷成功故推美為衛霍而並美瞻之復命歸而名動仙曹也如此解乃覺文從字順惜唐書無韓瞻傳又不附見于其子儻傳中無從而別考矣

武夷山

方輿勝覽武夷山道書謂第十六洞天舊有神降此自稱武夷君又列仙傳云錢鏐鍊丹之所也鏐二子長曰武次曰英因以名山朱文公序曰武夷之名著於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一統志山在建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

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簫鼓幾一作當時迴武夷洞裏生毛

竹老盡曾孫更不來

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方輿勝覽毛竹洞在西溪上流去武夷山百餘里徧生毛竹每節一幹其巨細與根等陸羽武夷山記武夷君於八月十五日山中置幔亭化虹橋通上下大會鄉人宴飲曰汝等皆吾之曾孫也

星按武夷山在今福建建寧府崇安縣唐地理志為江南東道山屬建州建陽縣嘗見武夷山志題咏之詩以義山為始考義山平生踪跡未至建州不知何為而有是作蓋亦借山咏事也武夷之山不著上古至漢武帝始列祀典史記封禪書所謂以乾魚祀武夷君是也漢武蓋好仙者豈詩為武宗建九天道場築望仙臺觀而發耶空中蕭鼓一去不回老盡曾孫無緣重見仙之不足信也明矣與穆王何事不重來略同若作題武夷山則失詩意

一片

一片瓊英價動天連城十二當依昔虛傳良工巧費直為

累楮葉成來不直錢

詩國風尚之以瓊英乎而說文瓊赤玉補魏文帝與鍾繇謝玉珎書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更記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韓非子宋人刻玉為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不辨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星按此自歎其書記翩翩枉拋心力也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原注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所

紅蓮幕下紫梨新命斷湘南病渴人今日問君能寄否

二江風水接天津

南史王儉用庾景之為衛將軍蕭勳與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蜀都賦紫梨津潤楊慎曰紫梨選注不言其狀按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可証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補史記河渠書蜀守李冰鑿離畢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補左思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寰宇記今謂外江內江星按一統志二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又按一統志桂州亦有湘離二江未知孰是爾雅注箕斗之間天漢之津梁星按題下原注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所考義山開成二年登第座主高錯錯由吏部侍郎出為鄂岳觀察使題云成都或錯為鄂岳觀察之後更官西川史傳失書耳詩中次句命斷湘南病渴人似義山在桂州將去鄭亞而他適望二從事為之援引也又按上卷亦有此題首句家近紅渠曲水濱或二從事皆成都人未可知也

鄭州獻從叔舍人襲宋長孺云會昌中討劉稹襲為鄭州刺史本集有為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諸

啟可證

蓬島烟霞閭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茅君奕世仙曹貴
許掾全家道氣濃絳簡尚參黃紙案丹爐猶用紫泥封
不知他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

真誥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又曰二
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誦常以真仙司命兼
總御之注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並主考罰黃庭
經傳得可授告三官注三官天地水也真誥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太平御覽
黃錄文經云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青絲纏之以關靈山五帝昇度之信封於絕
巖之中依玉訣舊文道源注東齋記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
醮投於名山洞府金龍以銅製玉簡以階石製之神仙傳許翺字道翔小名玉斧
郡舉上計掾主簿父穆長史為上清佐卿掾居方隅山洞石壇上焚香禮拜因而
不起明日視之如生真誥曰從張鎮南受衣解法黃庭經玉書絳簡赤丹文太平
御覽飛行羽經云上皇九轉之道絳簡紫書秘於紫天玄臺道源注絳簡即赤章
也凡仙經朱書亦曰絳簡沈約與陶弘景書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馮鑑續事
始貞觀十年詔用黃麻紙寫詔勅文高宗上元二年勅曰制勅施行既為永式比
用白紙各有蟲蠹自今尚書頒下諸州縣並用黃麻紙真誥紫微夫人詩慶雲纏
丹爐王績遊北山賦賦丹爐而調石髓宋長孺云唐制舍人掌絲綸故用黃紙紫

泥事道源注神仙感遇傳陶貞白就興世館孫先生咨稟經法行道要拜表解職
入茅山登岳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然勅命餉齋常為煩劇乃造
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
接賓於其下令一小豎傳授而已
星按此詩求之詞氣以崇奉道術契合觀其神理則望恩求薦之意居多起聯專
屬從叔從舍人說到好仙項聯兼及自己從仙家說到世系腹聯又專屬從叔從
好仙說到舍人結聯又兼及自己從成仙說到援引
此作詩之本旨也若專認為談仙便是癡人說夢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
定是陳倉碧野雞

星按此似入
東川時作

四皓廟 道源注廟在
商縣商雒山

羽翼殊勳棄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

不長青松長紫芝

補史記留侯世家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唏流涕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星按史惠帝既立不紀於四皓有何恩澤頗疑為失載耳如義山此詩則是如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聽其還山矣義山多見僻書必有所本故言外有識其輕出商山之意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

道源注續高僧傳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投開元寺曇鸞師落髮後謁黃檗山禪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武宗廢教深竄山谷大中開斐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出山南隨侍焉昭宗聞其道化賜鹿皮衣五事卒年七十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行於世星按楚公未必如道源所注考古人稱僧如晉之竺法深稱深公宋之惠遠稱遠公唐之齊己稱己公率舉下一字不聞上一字也楚公恐非楚南

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燈空庭苔蘚饒霜露
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雁塔幾多層
漫誇鶯子真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

道源注鑿白石為蓮花臺捧燈佛前法華經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花從大海沙竭羅龍宮自然涌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道源注佛書有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天西域記昔有比丘見羣雁飛翔思曰若得此雁可充飲食忽有一雁投下自願佛謂比丘曰此雁王也不可食之乃瘞而立塔道源注法華經舍利弗此云鶯子連母為名以其取涅槃一口之價故不知有上乘亦非真阿羅漢佛為授記乃知真是佛子得佛法分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人宅釋迦成道記注羊車喻聲聞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以運載為義前二乘方便施設惟大白牛車正實引重致遠不遺一物傳燈錄若頓悟自心即佛依此而修者上乘禪

安定城樓

唐書涇州保定郡屬關內道本安定郡至德元載更名宋長孫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義山時往來其幕故

星按此詩乃兩絕句以韻同占以誤合為一律耳靜心體會則知章法於絕則正閑之地位分明於律則首尾之語得結散渙不敢擅分姑識之以俟說詩解頤者

有是詩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垣枝外一作上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

淚一作涕王粲春來更遠游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

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鴛鴦雛竟未休

補史記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又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皆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徙居長安後之荆州依劉表莊

子鴛得腐鼠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星按義山博極羣書負經國之志特以身處卑賤自禁不言茲因人妄相猜忌全不知已故發憤一傾吐之然而立言深隱略無誇大真得三百詩人風旨非他手可舉也首二句借城樓自喻有立身于仞俯視一切之意三四歎有賈生之才而不得一據祇如王粲之遊而窮於所往五六言本欲功名立歸老江湖旋乾轉坤乃始勇退七八言已之意量如此而彼庸妄者方據腐鼠以嚇雛雛也豈不可哀矣哉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迴宮中仁竹樂有新梅沈香甲煎夫為庭

燎玉液瓊蘇作壽杯遙地露盤疑是月遠聞鼉鼓欲驚

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不似金蓮不肯來

月令立春之日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又曰孟春之月其帝太皞注太皞以水德王補梁簡文帝詩春柳新梅法苑珠林廣志甲香出南方也暹和香方曰甲煎煎棧香是也陳帆曰洪州香譜甲香唐本草蠶類生雲南如掌南人亦煮其肉啖今合香多用能成香烟而州異物志云甲香大者如甌蘇嶺云海螺即流螺磨曰甲香述異記有龜甲香乃桂香之善者非此物也魏泰記漢宮香方沈水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煮以指營試飲甲則已注云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未如蜜房色澤正黃可減甲然則甲香者為末者香時用以合香收氣發香者也飲甲本義謂湯能飲人之指甲飲者能凝于甲上不脫也成大言檳榔艾葯功同甲香唐人謂之甲煎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今本有刻作夾煎者誤也紀聞貞觀初天下又安時屬除夜太宗延蕭后同觀燈問曰隋主如何后曰隋主每除夜殿前設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每一山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殿起數丈香聞數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補詩國風庭燎之光漢武內傳上藥有風實雲子玉液金漿陶潛詩白玉煉素液南岳夫人傳夫人為王子喬設瓊蘇綠酒金觴四奏補徐陵表

三元兆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杯預參百辟之禮補趙彥昭詩南山送壽杯李斯書樹靈囀也之鼓注以鼉皮為鼓也

星按通鑑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八日晦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胡三省注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云君臣相與酣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夕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沈香木根每一山燒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據此則唐時除夜之宴樂蓋一本於隋義山得無借法以紀唐事耶詩中甲煎正與隋合而瓊蘇又與中宗置酒事合但結句不知所謂又按通鑑是夜上酒酣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佞儷今夕為卿成禮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上命誦却扇詩數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乃韋后老乳母王氏也上與侍臣大笑而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豈此詩追刺此事所謂第一傾國有意反其詞耶然迥近俳諧不敢以為是也適為宮中守歲之事聊存之

利州江潭作

注感孕金輪所○唐書利州義成郡屬山南西道利州都督生后夫天綱見之大驚曰當為天下主也見譚賓錄

神劍飛來不易銷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明月移燈疾

欲就行雲散錦逕河伯軒窗通貝闕水宮帷箔卷冰綃

此時燕脯無人寄雨滿空城蕙葉雕

道源注神劍用延平劍化龍事補陰鏗經豐城劍池詩清池自湛澹神劍久遷移補庾信詩蘭橈避荻洲補李白詩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注明月珠名楚詞紫貝闕兮珠宮補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補王勃賦引駕杵兮割冰綃梁四公記杰公使羅子春齋燒燕脯百枚入洞穴至龍宮以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道源注南部新書龍嗜燒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補陸機詩蕙葉憑林哀星按題下自注感孕金輪所詩乃為武后作后在襁褓中表天綱已驚其龍腫鳳顛故通篇以龍比之神劍飛來不易銷用延津化龍事以為天之所生誰能廢之如太宗因女主武王之識欲盡殺疑似者而李淳風以為兆已成矣是即起句意也次句自寫其經過江潭珍重停橈之意三句言龍攜明月之珠足使燈火俱廢喻其臨朝稱制遷中宗于房州也四句言龍乘行雲之勢遙散錦文有如海賦所云鮫室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喻其任用諸武也五六二句言龍去潭空水波恬靜徒想像于河伯軒窗水宮帷箔而已喻武后已往豈猶江潭感孕之時耶七句言龍既去矣誰復以燒燕寄之八句用離騷湘君湘夫人辭荔拍分蕙綃擗蕙櫂兮既張之意言武后雖革唐命自號大周而今日之高論弔古者猶以為國后而不以為天子亦如弔湘君湘夫人耳此乃義山用春秋書法義正辭嚴出之和婉

使人不覺此其所以
高出中晚諸名家數

即日一作

地見樓已迴人更迴於樓細意經一作抽春物傷醒屬暮

愁望賒殊易斷恨以欲難收大執同勢真無利多一作情豈

自由空園兼樹廢敗港擁花流書去青楓驛鴻歸杜若

洲單棲應分定辭疾索誰憂更替林鷓恨驚頻去不休

方輿勝覽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杜甫有青楓驛詩楚詞峿芳洲兮杜若補徐堅

棹歌行香飄杜若洲補禽經鷓必以飛鷓必單棲補魏志管寧傳徵命屢下每輒

疾解星按此怡悵詞也觀詩中青楓驛句當是奉使江陵時作結句更

替林鷓恨驚頻去不休則指李德裕貶潮州司馬崖州司戶耳

相思樹上合歡枝紫鳳青鸞共羽儀腸斷秦臺吹管客

日西春盡到來遲

獲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王奪之憑怨自殺何氏乃陰腐其衣從王登臺遂投臺下左右攬其衣不得而死遺書於帶曰願得與憑合葬王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之間有梓生於二冢旬日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博雅蕭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茂陵漢書武帝葬茂陵注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漢家天馬出蒲梢首宿榴花逼近郊內苑只知含一作銜鳳

菊屬車無復插雞翹玉桃偷得隣方朔金屋修一作粧成貯

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

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曰蒲梢作天馬之歌漢書大宛馬嗜苜蓿上遣使者持千金請宛馬采苜蓿歸種之離宮爾雅翼苜蓿似灰藿秋後結實累房纍纍

如糝米可為飯亦可釀酒陸機與弟書張鷟為漢使西域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
十洲記仙家煮鳳喙麟角作膠名為續絃膠能連屬弓弩斷絃仙傳拾遺武帝幸
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以靈膠續之武士數人對引不脫後漢輿服志天駕屬車
八十一乘法駕屬車三十六乘蔡邕獨斷鸞旗編毛羽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
抱朴子五原蔡誕云到崑崙山有玉桃玉李光明洞徹而堅以玉井泉洗之便軟
可食魏文類聚本草經玉桃服之長生不老西王母傳王母七夕降武帝宮中命
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四以與帝三自食之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曰巨靈指東
方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著子此兒不良三過偷之矣楊慎曰本是瑤池
宴罷留王母俗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宋長孺云按漢武內傳王母
降承華之宮嚴車欲去帝叩頭殷勤乃留若瑤池西宴自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徧
檢宋本俱無之不可以語出用修而不覈其實漢武故事帝為膠東王時長公主
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漢書蘇
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至昭帝始元六年
還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帝以武為典屬國
朱長孺箋按史武宗好遊獵及武戲親受道士趙
歸真法錄又寵王才人欲立為后此詩全是託諷

鏡檻

朱長孺云鏡檻水檻也水光如鏡故曰鏡檻或曰北齊後主於
宮中起鏡殿又高宗時武后作鏡殿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
之須鏡檻當是鏡殿中欄檻耳星按謝朓咏鏡臺詩云玲
瓏類丹檻題云鏡檻當是鏡臺耳又按才調集作錦檻

鏡檻芙蓉入香臺翡翠過撥弦驚火鳳交扇拂天鷺隱

忍陽城笑喧傳郢市歌仙眉瓊作葉佛髻釵為螺五里

無因霧三秋只見河月中供藥剩海上得綃多玉集胡

沙割犀留聖水磨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騎檐昌麗切侵

羈將先切卷車帷約憶鈿吾天切傳書兩行雁取酒一封馳橋迴

涼風壓溝橫一作夕照和待烏燕太子駐馬魏東阿想像

鋪芳褥依稀解醉羅散時簾隔露卧後幕生波梯穩從

攀桂弓調任射莎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

唐會要貞觀中裴神符妙解琵琶作勝鬘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
愛之道源注通志漢陽府產天鷺以天鷺羽為扇也法苑珠林如來申髮以尺量
長一丈三尺五寸故已右旋還成蠶文蠶即螺王勃釋迦像碑髻銜龍髮頂秀螺
紋漢古曲董逃行白兔長跪搗藥蝦蟇丸奉上陛下玉梓北夢瑣言唐朱建章

為幽州司馬往渤海遇水仙遺以鮫綃軸之如箸夏天展之一室凜然爾雅翼鮫
今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小而麓者名白沙說文鮫魚皮可飾刀孔叢
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抱朴子通天犀能殺毒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
西南聖水谷星按檐通作鞞鞍小障泥補白居易詩花檐宜乘叱撥駒說文鞞馬
鞞具也通作屨晉張方傳軍人爭割流蘇武帳以為馬屨道源注蒼頡篇帛張車
上曰憶龍龕手鏡鉞去角也刊方為圓也漢書天月氏國出一封橐駝注脊上有
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為鞞補杜甫詩攀桂仰
天高道源注北史後周豆盧寧懸莎草去百步射之
星按此艷詩也結語即孤負香衾事早朝之意中間待鳥燕太子駙馬魏東阿二
語謂羈留之情如秦約燕丹歸待烏頭之白甄憐曹植魂來洛水之濱蓋去留眷
戀死生以之
極言其情也

送鄭大台文南觀

舊唐書鄭畋字台文年十八登進士第以書判授渭南尉直史館未行父亞出為桂

管都防禦經略使畋隨侍左右朱長孺云按北夢瑣言載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監軍西門思恭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以畋託之老舊史及義山此詩乃知其謬

黎辟當作壁灘聲五月寒南風無處附平安君懷一匹胡威

絹爭拭酬恩淚得乾

宋之問下桂江縣黎壁詩乳沫跳急浪合流環峻灘道源注夷白堂便覽南雄府保昌縣有九灘黎壁乃其二晉陽秋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不畜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星按送鄭台文南觀者觀省其父亞於桂州也義山自大中元年從事鄭幕至三年已離之入都是時鄭亞亦貶故台文南行省之而義山有此作也玩詩落句爭拭酬恩淚得乾曰酬恩則自屬義山從事之後曰拭淚則自屬鄭亞貶謫之時第二句南風無處附平安尤為別後相憶之情第三句君懷一匹胡威絹尤為洗脫鄭亞之意節節推求當台文之南觀正鄭亞之初貶舊唐書謂台文侍亞之桂管者自是亞始為經略不得拘此以為台文未嘗離其父也

風

迴拂來鴻急斜催別燕高已寒休慘淡更遠尚呼號楚
色分鹵塞夷音接下牢歸舟天外有一為戒波濤

沈約詠風送歸鴻於碣石廣肩吾風詩湘川燕起餘荊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楚西塞補何遜集有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詩元和郡國志下牢鎮在夷陵縣西二十八里隋於此置峽州貞觀九年移於步闡壘其舊城因置鎮星按此亦寓言前四語喻排擠之徒後四語述風波之險過西塞山與下牢鎮蓋亦宣宗大中三年桂嶺府罷北歸道中之作也

洞庭魚

洞庭魚可拾不假更垂罾
開若雨前蟻多於秋後蠅
豈思鱗作簞仍計腹為燈
浩蕩天池路翱翔欲化鵬

易林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博物志蟻知將雨杜甫詩况乃秋後轉多蠅史記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燈天寶遺事南方有魚多脂照紡績則暗照宴樂則明謂之饒燈

星按此自桂府北歸過洞庭作即洞庭之魚以刺讒夫孔多也義山才名甚盛當時嫉忌者眾不安鄭慕疑亦緣此結乃自喻將去之不復還也

天涯

春日在天涯
天涯日又斜
鶯啼如有淚
為溼最高花

喜舍弟義叟及篔簹上禮部魏公

不集樂南甲集字仲弟聖僕義叟特善古文舉

會昌中進士為第一為唐書大中元年二月禮部侍郎魏扶奏臣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共封彥卿等三人以父兄見居重位不令中選詔翰林學士韋琮重考彥卿詩紀事大中初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一將今日負初心榜出無名子削為五言詩以譏之李義叟義山弟也是歲登第義山因上魏公詩云云

國以斯文重公仍內署
一作相來風標森太華星象逼中台

朝滿遷鷺侶門多吐鳳才
寧同魯司寇惟紀事鑄一顏回

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漢書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劉賓客嘉話錄今謂登第為遷鷺蓋本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然並無鷺字頃試蚤鷺求友及鷺出谷詩別無証據豈非誤歟朱長孺云按唐人陽貞詩軒樹已遷鷺蘇味道詩遷鷺遠聽聞後來遂承襲用之西京雜俎揚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鳳集於玄上頃而滅補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揚子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回矣星按甲集序云義叟會昌中進士舊書與紀事皆云魏扶大中初知貢舉當以甲集序為的查會昌中別無禮部魏公或魏扶於會昌中曾知貢舉未可知也

哀箏

禮記絲聲哀哀以立廉侯瑾箏賦朱絃微而慷慨哀氣切而懷傷

延頸全同鶴柔腸素怯猿湘波無限淚蜀魄有餘冤輕
憶長無道哀箏不出門何由問香炷翠幕自黃昏

補史記樂書師曠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格物論猿性急而腸俠哀鳴則腸俱斷而死籍田賦微風生於輕憶兮補潘岳傳翠幕歎以雲布

星按此寓言耳然與前即目詩不同彼淺而此深也蓋敘其望恩不至空欲斷腸有淚如二妃之洒湘江化魄同子規之在蜀道乘軒者君門萬里寫哀者不出戶庭荀令之衣香難問青油之幕下終年蓋亦怨朝中故舊之作也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朱長孺云南山終南山也星按南山在蜀中水經注漢中記曰岵冢

以東水皆東流岵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岵冢為分水嶺通志分水嶺在漢中府略陽縣東南八十里嶺下水分東西流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

鄭驛來雖及燕臺哭不聞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

漢書鄭當時嘗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寰宇記燕昭王金臺在易州易縣東南三十里補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補李詩謬黍燕臺名而陪郭隗蹤補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晉書杜預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平吳後刻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朱長孺箋按史開成初令狐楚為山南節度使卒於鎮山南治漢中題曰北歸分水嶺而詩有燕臺哭不聞之句知必為令狐楚作也義山嘗為楚撰誌文故未曰許刻鎮南勳史云楚歿前一日自草遺表召從事

李商隱助成之可証彭陽歿時義山正在其幕也星按長孺謂為令狐楚作是也但題下注云南山終南山也則誤以地道論之終南在北地近長安岵冢在南山近江漢若從終南北歸不得復過分水嶺矣此南山是蜀中南山見三國蜀志愚於下卷寄南山趙行軍七絕有辨

舊頓

增頓頓宿食處也天子行幸住宿處亦曰頓唐書祿山反帝西出令御史大夫魏方進為置頓使

東人望幸以咨嗟四海於今是一家猶鎖平時舊行殿

盡無宮戶有宮鴉一作宮花 一作飛鴉

補禮記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補隋書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

星按起曰東人望幸則舊頓乃行幸東都之宿處也按史敬宗寶曆三年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時裴度上言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解舍率已荒弛云云此詩當作於其時不敢曰宮車欲幸反其詞曰東人望幸不敢曰河北跋扈反其詞曰四海一家下二語敘今日之荒涼非憶昔日之繁盛蓋欲以開元天寶以來為前車之鑒戒也

代董秀才却扇

通鑑中宗戲寶從一以老乳母王氏嫁之今從一誦却扇詩數首注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

却扇詩

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似明月此中須放桂花开

沈約詩高樓切恩婦西園游上才

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辭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宋玉好色賦登徒子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

星按此致憾於李宗閔輩信讓而不察也通篇全用宋玉事以登徒子嘗短宋玉謂其體貌閒麗口多微詞然豈知其事之子虛耶揆其讓之所以得行者皆由聽者如襄王之夢寐而不覺也既不能覺即以爲真有是事凡遇楚天雲雨皆謂有神女在焉恍惚遇之矣

驪山有感

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溫湯在山下

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唐實錄玄宗生日源乾曜張說上表曰陛下二氣舍神九龍浴聖澤陽門詩注驪山華清宮內除供奉兩湯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

侔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為鳧雁真於水中上時汎銀鑊小舟以嬉遊焉明皇雜錄上於華清宮新廣一湯製度弘麗安祿山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鏤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于湯中仍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水際長安志天寶六載改溫泉為華清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祀其他樓觀殿閣不可勝紀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恨賦喪金輿及玉乘唐書憲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已意乞為女冠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納太真於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

星按通鑑考異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之寢殿也肅宗未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香山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據此則義山所謂平明每幸長生殿者但知為離宮別館而與晨夕寢處之典故未曾分明竟不知其專為寢殿也香山以夜半無人為言則合矣若長安志云以備齋祀則不當平明每幸之矣又按唐人詠太真事多無諱忌然不過著明皇色荒已耳義山獨數舉壽王刺其無道之至浮於新臺豈復可以君人義山詞極綺麗而持義却極正大往往如此令人都不覺也

別智立法師

源注智玄當作知玄佛祖通紀太和元年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

出家為沙彌十四講經李商隱贈以詩云十四沙彌講經師年紀止攜餅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佛祖通載文德諱知玄姓陳氏咸通四年制署號悟達國師總教門事帝幸安國寺賜師沈香寶座僖宗中和二年幸蜀召師赴行在後辭還九龍山師三學洞貫名蓋一時世稱陳菩薩

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真本師

補後漢書桓榮傳豫章何湯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為誰對曰沛國桓榮

星按慧業文人喜談禪悅加之四顧途窮尤覺一切有為法皆是空花幻影故於別僧發之起句雲鬢字即青鬢意與狀女子者不同言年少求名無端四出有山不住忽忽十年豈知無非路岐徒然下淚然而即此迷途轉成悟境故曰却是楊朱真本師也按文集中有云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

贈孫綺新及第

空義山詩集卷五

長樂遙聽上苑鐘彩衣稱慶桂香濃陸機始擬誇文賦
不覺雲間有士龍

漢書高祖五年後九月徙諸侯於關中治長樂宮漢舊儀上苑離宮七十所皆
容千乘萬騎西京賦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補儀禮將冠者采
衣紵在房中南面注采衣未冠者之服補杜甫詩遠傳冬筍味更覺采衣春臧榮
緒晉書陸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杜甫詩陸機二十作文賦世說陸雲
與荀隱會于張華坐雲
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星按詩後二語當是孫綺之兄有
先及第者第二句乃綺歸拜慶也

代秘書贈弘文館諸校書

唐六典秘書省監一人少監二
人丞一人秘書郎四人武德初

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
弘文館校書郎二人

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
後無限紅梨憶校書

補曹植贈丁儀詩海霜依玉除杜氏通典唐置崇文館屬左
春坊後避皇太子諱改為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
星按此雖代作亦
自道其失郎之恨

亂石

虎踞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滅雨痕生不須併礙東西路

哭殺厨頭阮步兵

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晉書阮籍聞步兵
厨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日日一云
春日

日日春光鬪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幾時心緒渾無事
得及游絲百尺長

補沈約詩游絲映空轉補
杜甫詩落花游絲白日靜

過楚宮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
只有襄王憶夢中

龍池

羅錄明星為諸王時故宅在京城東南角隆慶坊宅有井井溢成池中宗時數有雲龍之祥後引龍首堰水注池池面益廣即龍池也開元二年七月以宅為宮是為興慶宮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

薛王沈醉壽王醒

南卓羯鼓錄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聲促急破空透遠特異眾樂明皇極愛之嘗聽琴未終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來為我解穢容齋續筆唐岐薛諸王俱薨於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二載方入宮此補與元稹連昌宮詞百官隊仗避岐薛俱失之朱長孺云按史睿宗六子王德妃生業始王趙降封中山王進王薛開元二十二年薨子瑁嗣此詩與微之詞豈俱指嗣于歟要之作微文刺譏不必一一核實

星按此與驪山有感同意結句婉曲過之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
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
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晉書羊祜卒百姓於峴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限賦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注紫臺猶紫宮也杜甫詠明妃詩一紫臺連朔漠漢書項羽夜聞漢軍皆楚歌乃驚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下數行舌詩青袍似春草

星按此篇全用興體至結處一點正義便住不知者以為咏物則通章賦體失作者之苦心矣八句凡七種淚只結句一淚為切膚之痛首句長門宮怨之淚次句黯然送別之淚三句自傷孀獨之淚四句有懷舊德之淚五句身陷異域之淚六句國破強兵之淚淚至於此可謂至矣極矣無以加矣然而坎坷失職之傷心較之更有甚焉故欲問之灞水橋邊凡落拓青袍者錢送顯達其刺心刺骨之淚竟非以上六等之淚所可抵敵也此咏之本旨也按此結從晉時羅友託之抑揄鬼

語但見汝送人作都不見人送汝作郡脫化得來蓋其為痛深矣愚解此篇不記
宋本有陳氏之說久之繕寫因檢閱補注事實乃見其論先得我心若合符節遂
欲舉鄙論棄之既而觀其分疏中四句略有不同
或存之以備參觀互論可耶陳氏說附錄於左
陳帆曰自言深宮望幸次言羈客離家湘江峴首則生死之傷也出塞楚歌又絕
域之悲天亡之痛也凡此皆傷心之事然自我言之豈灑水橋邊以青袍寒士而
送玉珂貴客躑躅途飲恨尤極可悲而可
涕乎前皆假事為詞落句方結出本旨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水次

故郭汾寧宅一作宅 道源注王廷珪詩十字水中 分島嶼巖重掩外見樓臺

伊水濺濺相背流朱欄畫閣幾人遊
灑燈夜照真無數
蠟炬晨炊竟未休
顧我有懷同大夢
期君不至更沈憂
西園碧樹人誰主
與近高窗卧聽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夏渠山東北至洛陽縣南入洛任昉述異記闔閭夫人菴
迴八里漆燈照爛如日月焉李賀詩鬼燈如漆照松花曹植詩清夜遊西園
遊城

注玉樹也

流鶯

流鶯漂蕩復參差
渡陌臨流不自持
巧囀豈能無本意
良辰未必有佳期
風朝露夜陰晴裏
萬戶千門開閉時
曾苦傷春不忍一作思聽
鳳城何處有花枝

星按此亦借端以自歎也起句漂蕩字結句傷春字是正義首句言一身漂蕩無
定次句言去住莫能自主三句言求其友生之意四句言懷我好音之難五句言
天時之莫可端倪六句言地利之無可栖託七句承上文風朝露夜言屬聽
之人亦不忍其傷春八句承上文萬戶千門言花開之時竟不知其何處也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帝過此父老以牙
豆盤獻因名焉

道源注甘棠志盤豆館在
湖城縣西二十里昔漢武

蘆葉梢梢夏景深
郵亭暫欲灑塵襟
昔年曾是江南客

李義山詩集卷之七

此日初為關外心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孃湖上月應沈
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補漢書趙充國傳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補韓愈詩清泉激塵襟漢庚太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西關鄉縣東宋長孺云玉孃湖無考或曰嵩山記登封縣有玉女臺漢武帝見二玉女於此因名玉孃湖或在其側星按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為關外心詩當作於大中三年應盧弘正徐州辟之時也三年以前義山從事桂管嘗使南郡考唐志南郡地屬江南道故曰江南客也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宋長孺云張籍王建戴叔倫元稹于鵠項斯皆有作星按中晚此題詩甚多不止于朱所故舉大抵唐之宮人入道亦如樂府之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題有風致可以寄託作者固不惜語言也

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軒九枝燈下朝金殿
三素雲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獨好同遊

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後漢李郃傳和帝遣使者二人到益部郃曰有二使星入蜀分野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補孫逖詩星使行看入雲仙意轉催雲笈七籤凡行玉清之道出則給玉童玉女瓊輪前導鳳歌後從三道秘言太極真君乘玄景綠輿上詣紫微宮詩詰車前橫木上勾衡者謂之輶亦曰輶道源注金根經黃金紫殿青要帝君居之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注三素者紫素白素黃素也真誥真人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魏苑雌黃修真入道秘言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三元君是日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飛出此俞南史曰韓公子指韓重暗用吳王女紫玉事

即日一作日

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棋何人書破蒲葵扇
記著南塘移樹時

補本草蒲葵葉與櫻欄相似補南方草木狀蒲葵似楸欄而柔薄可為扇笠晉陽秋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士庶競慕價十倍

聖女祠

杳藹一作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都

消息期青雀逢迎異紫姑腸迴楚國夢心斷漢宮巫從

騎裁寒竹行車蔭白榆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寡鵠

英華迷蒼壑羈鳳怨翠梧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荆楚歲時記正月望日其夕迎紫姑神以上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卜云子胥不在曹夫已行小姑

可出子胥婿也曹夫姑也漢郊祀志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朱長孺云星娥謂織女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

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孤兮七年不雙補白居易詩哀絃留寡鵠瑞應圖雄曰鳳雌曰凰羈凰即羈雌也補詩國風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星按此亦為女道士之顯著者作但與前二首不同前猶想像其院中此則彰著於院外首二句明見有女懷春秉簡消上矣次聯謂其上清所不受都邑所易知

也消息一聯正敘其自通消息有同王母之遣青禽以致逢迎却非紫姑之徒問卜腸迴四句謂其縱情雲雨盤迴神女之巫峰穢亂清規雅負甘泉之祠宇歸期

月姊能獨處於大邊羈羈一風難孤栖於人世故下接云寡鵠迷宮登羈風心翠梧結語分明嘲其爭如桃李

七月二十九日宗讓主燕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西齋叢語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

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惟燈見星按落生

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補雪賦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補南都賦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補命駕今宵迴塘補梁簡文帝詩迴塘遠碧莎補阮籍大人先生傳逍遙浮世補杜甫詩人生在世間聚散亦移時補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太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補裴度黃目樽賦瓠落為用彰表誠補劉長卿詩瓠落名不成徘徊意空大星按上卷有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七古一首敘見知於至錢元而歸結神亡之意此詩僅後一日其所言亦復悽惋情深竊意七月二十

八九為義山悼亡之日故題皆著其時日而詞氣又皆因茂元及其妻也起二句露如霰下月過竹邊寫七月時景前池迴塘則點崇讓宅三句用生浮死休之義言宅如故而茂元已不在矣四句用頗如薜華之義言茂元去而妻亦亡矣五句頂妻亡而言其獨居於室者寤寐求之之難六句頂茂元死而言其見棄于世有孤落無用之感七句總承中四句嘆其冉冉老矣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八句言嵩山在望松雪怡情蓋不得已而將為嵩栖谷隱之流矣

贈從兄閻之

悵望人間萬事違私書幽夢約忘機荻花村裏魚標在

石蘚庭中鹿跡微幽徑定攜僧共入寒塘好與月相依

城中獬嘉切犬憎蘭佩莫損幽芳久不歸

左傳國狗之瘞無不噬也杜預注瘞狂犬也今名獬犬李賀詩噉犬唁唁相索索猷堂偏宜佩蘭客

吳宮

龍檻沈沈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

日暮水漂花出城

嫦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常娥應悔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

星按此亦刺文道士首句言其洞房曲室之景次句言其夜會曉離之情下二句言其不為女冠儘堪求偶無端入道何日上升也蓋孤處既所不能而放誕又恐獲誘然則心如懸旌未免悔恨於天長海濶矣

殘花

殘花啼露莫留春尖髮誰非怨別人若但拚關勞獨夢

寶釵何日不生塵

補秦嘉與婦徐淑書今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可以耀首

星按此借別之詞也言春不可留花啼何益人間怨別誰非此情從此空閨獨夢自當釵釧生塵詩所謂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客即此

天津西望

元和郡國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大業元年造用大船連以鐵鎖南北夾起四樓唐貞觀中更令石工

壘方石為脚

虞馬崩騰忽一狂翠華無不到東方天津西望腸真斷

滿眼秋波出苑牆

補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星按胡三省通鑑注天津橋乃長安出幸東都必經之路唐舊代多幸東都但盛時則為宸遊中禁以後皆避亂耳故此詩上二句實紀其事下二句揣度在東都時之望長安有不堪其荒涼生感者恐未必如李晟請上還京表所云園陵無恙鐘虞依然者也然則過此者可不深蒙塵之極慶耶

西亭

此夜西亭月正圓疎窗相伴宿風烟梧桐莫更翻清露

初食笋呈座中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皇都陸海應無數

忍剪凌雲一寸心

齊乘於陵在長山縣二十五里即陳仲子所居漢書秦地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

早起

風露澹清晨簾間獨起人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却是無情物

不許文君憶故夫

補國史補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補梁元帝詩金徽調玉軫茲夜撫離鴻補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印從車騎雍容閒雅甚也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補古詩上山采蘼
下山逢

故夫
星按此當作於嶺表歸朝之後因寄蜀客而致慨
也鄭亞已遷絢怒未解陳情不省金徽太惹矣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元和郡國志梁州金牛驛武德二年置取五丁

力士石牛出金為名唐書興元元年升漢中郡為興元府山南西道治焉朱長孺云渤海尚書以義山所作狀考之乃高元裕也元裕會昌中為京兆尹大中初為刑部尚書新舊史本傳及除官制辭並云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非興元也豈元裕自山南西道東道而史失書乎

樓上春雲水底天五雲章色破巴牋諸生個個王恭柳

從事人人庾杲蓮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去聲夜珠

圓深慙走馬金牛路驟和陳正白玉蒲

孤鶴從來不得眠

星按此亦傷逝之語

憶住一作一師

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峰爐烟消盡寒燈晦

童子開門雪滿松

高僧傳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因秦亂來遊於晉居廬阜三十餘年化兼道俗稱孟浩然詩嘗讀遠公傳永漣廬外縱補李涉詩松月三年別遠公星按題中住一作匡從匡為是一字且當作大考安國寺悟達國師知立有匡病大德之號於義山為方外交已在前矣但此詩云帝城鐘曉憶西峰當是不住安國而入九龍山之後也

昨夜

不辭鶻鳩妬年芳但惜流塵暗燭房昨夜西池涼露滿

桂花吹斷月中香

補揚雄傳徒恐鷦鷯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淫師古曰雄言鷦鷯以自洗何惜芳草而憂鷦鷯也鷦鷯字鷦鷯一名子規常以夏鷦鷯則衆芳皆歇鷦鷯字或作鷦鷯江淹詩一旦鷦鷯鳴巖霜

海客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妬

聊用支機石贈君

補李白詩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補北史韋瓊傳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補宋之問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劉楨詩奮翅凌紫氛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星按此當為相從鄭亞而作亞廉察桂州地近南海故託之以海客言亞如海客乘槎我如織女相見亞非楊李之黨令狐未免惡之然昔從茂元已為所惡亦不自今日矣只應不憚其惡是以又復從亞耳自反無愧橫逆何計哉

道源注唐書韋使侍妾掌事采箋裁答地意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玉飛雲杜甫詩巴陵采翰光晉書王承美姿儀人謂之曰濯濯如春月柳至筠燈檠詩百花曜九枝朱長孺云白玉篇今子建集不載疑逸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高桃留晚實尋得小庭南矮星按矮應作矮墮綠雲髻歎危紅玉

簪惜堪充鳳食痛已被罵含越鳥誇香荔齊名亦未甘

補謝朓詩餘榮猶未已晚實猶見奇古今注隋馬髻今無復作者倭隋髻一云隋馬之餘形也古樂府頭上倭隋髻星按此碩果之感也老子名場繫而不食故借櫻桃發之論其材君上可供堪食丹山之鳳惜其遇友生求我空隨幽谷之鷺是則由校書郎而沈淪幕僚之恨事也結句謂荔支不得齊名豈真茗薜酪奴之評品哉亦慨從事南方同調者少若妾庸人把臂入林吾不任受也有越鳥字大都嶺南作

細雨

帷飄白玉堂簾卷碧牙牀楚女當時意蕭蕭髮彩一作涼影

補蕭子範落花詩飛來

入斗帳吹去上牙牀

星按此似

悼亡後作

歌舞

過雲歌響清迴雪舞腰輕只要君流盼君傾國自傾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一日辭歸青饒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補閒情賦瞬美目以流盼

海上

石橋東望海連天徐福空來不得仙直遣麻姑與搔背
可能留命待桑田

仙傳拾遺徐福字君房秦始皇時聞東海中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始皇乃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列仙傳麻姑降蔡經家經見麻姑手執瓜子心言背大癢時得此瓜以爬背當佳也王方平知經心言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瓜可爬背乎但見鞭著經背

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昔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成篇

暗樓連夜閣不為黃昏未必斷別淚何曾妨夢魂疑

穿花透迤上聲漸近火溫磨怒切海底翻無水仙家却有村

鎖香金屈戌帶酒玉崑崙羽白風交扇冰清月映一作盆

舊歡塵自積新歲電猶奔霞綺空留段雲峰不帶根念

君千里舸江草漏燈痕

說文逶迤衣去貌補阮籍東平賦逶迤漫衍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戌輟耕錄今人家窗戶設較具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異記物之異者有龍腦香崑崙子記事珠字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不覺階地星按題云書所見詩語多溫系之詞乃妓席言別耳自起句暗樓連夜閣至中間水清月映盆書所見如此舊歡以亦六句言別也

白雲夫舊居

平生誤識白雲夫再到仙簷憶酒壚牆外萬枝人絕跡
夕陽惟照欲棲鳥

世說千戎過黃公酒壚曰昔我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此壚自嵇阮云亡便為時羈繼今視此雖近邈若河山星按詩有仙簷字白雲夫當幽栖之道流耳其曰誤識者乃追悔於平生未傳仙訣徒增感舊之思反言之乃深惜之也

同學彭道士參寥

莊子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羨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
試問西河斫樹人

真謂羽服之上真八素真經太山之道有三上真之道有七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西陽雜俎月中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星按此非嘲神仙乃自喻也道士之學仙猶文士之釋褐釋褐之後乃似升真無如淪落失所者竟有如仙家謫謫且而一斥不復似仙家之暫謫亦千春也吳剛斫桂謫滿何時撫躬自思正恐勞勞於書記者無已時也

到秋

扇風浙瀝簟流離

一作瀰

萬里南雲滯所思守到清秋還寂

寞葉丹苔碧閉門時

魯靈光殿賦流離爛漫濟曰皆光色貌補陸雲感逝者南雲以興悲

華師

孤鶴不睡雲無心衲衣筇杖來西林院門晝鎖迴廊靜
秋日當塔柿葉陰

星按後有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七絕則此華師當即其人此詩即初寄之詩蓋文道士而訪之不遇也若前贈華陽宋真人詩則華陽或觀或地不可以為華師

也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虛隨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沒
君王猶自不長生

穆天子傳天子遊於河濟盛君獻女王為盛姬築臺砌之以玉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殞姬於穀邱之廟葬於樂池之南郡國志濮州璧玉臺穆天子為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猶多珉石白居易李夫人詩君不見穆天子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朱長孺箋唐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頰類帝每眇於中才人必從袍而騎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義山此詩豈有感其事而發歟

過華清內廐門

華清別館閉黃昏碧草悠悠內廐門自是明時不巡幸

至今青海有龍孫

星按唐之馬政一盛於貞觀麟德凡七十萬匹至永隆景雲而衰再盛於開元天寶凡四十三萬匹加以突厥互市又三十二萬匹至德乾元而又衰逮至太和開成以後銀州監使劉源所奏只七千匹遂不振矣當時掌馬之官有羣牧使如張萬歲之領羣牧是也有開廐使如王毛仲之領內外開廐是也外廐乃隴西監牧之制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內廐則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華清之內廐唐書兵志以及六典皆無可考大抵分左右六閑而供備游幸者也義山生當太和開成之世則馬政之衰可知而華清之備遊幸者自無復昇平故事矣又其時吐蕃屢寇自肅宗以來隴右嘗為其所隔凡苑牧畜馬皆然則求如開元時突厥互市中國得其善馬者勢不可得而青海龍種惟在其國中矣故義山因過華清內廐作詩以慨歎之也曰明時曰不巡幸乃春秋諱魯之義不敢斥言其衰微也曰青海有龍孫微詞也不

樂遊原

萬樹鳴蟬隔岸虹樂遊原上有西風義和自趁一作是虞泉
宿不放斜陽更向東

淮南子曰薄於

虞泉是謂黃昏

星按是詩當謂文宗而作文宗起自外藩入繼大統故以起自民間之宣帝比之史稱文宗勵精圖治去奢從儉即位時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蓋其時賢君也義山又為其開成二年進士不及立朝遂有鼎湖之痛故作詩哀之上二句即山陵之景象而言之下二句追在位之情事而惜之日為君象以比文宗義和日御以比奴僕文宗嘗恨見制於家奴而宦官自甘露後亦深怨於文宗故下二句語意以為宦官自利其祿盡而天意獨不能少延其年數耶其詞甚隱其情甚痛矣

贈荷花

世間花葉不相倫
花入金盆葉作塵
惟有綠荷紅菡萏
卷舒開合任天真
此荷此葉常相映
翠減紅衰愁殺人

補詩隰有荷華傳荷葉扶渠也其華菡萏菡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補爾雅荷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